

媒體與戰爭

「媒介化」、「公關化」、「視覺化」
戰爭新聞的產製與再現

胡光夏◎著



媒體與戰爭

「媒介化」、「公關化」與「視覺化」戰爭新聞
的產製與再現

胡光夏 著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大眾傳播學博士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Weber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Ltd

Since 1998 良知 品味 責任

將學術當成一生的志業

科技·社會叢書 TCS05-01

資訊的批判

版權聲明

Chinese Translation © 2007 Weber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Ltd

Copyright © 2002 by Sage Publications Ltd (Author: Scott Las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age Publications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者：國立編譯館與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著作財產權人：國立編譯館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79 號，網址：<http://www.nict.gov.tw>)

主譯：國立編譯館

作者：Scott Lash

譯者：許夢芸

發行人：陳坤森

責任編輯：丘忠融、李珮華、薛夷琄

客服專員：陳玉蟾

營業事業登記證字號：13118544

住址：台北縣永和市永和路二段 285 號 6 樓

網址：<http://www.weber.com.tw>

Email：weber98@ms45.hinet.net

電話：(02)22324332

傳真：(02)29242812

初版 1 刷：2007 年 8 月

ISBN：978-986-7557-58-2

◎個人郵政劃撥訂書一律九折優待，團體訂購另有優惠價格

郵撥帳號：19686241

戶名：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定價：320 元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

須徵求著作財產人同意或書面授權*

請洽：國立編譯館世界學術著作翻譯委員會(Tel: 02-3322-5558)

GPN: 1009602324

自序

自從有人類社會以來，衝突與戰爭就如同人類的身影，從來不曾一刻遠離過。儘管追尋和平相處是人類共同的願望，但並沒有隨著人類的文明而具體的實現。科技的發展與運用，帶給了人類更大的方便，但卻也成了殺人的武器。檢視人類歷史發展，衝突與戰爭可以說是新式科技的催生者與孕育者。戰爭隨著科技的採用，而改變了型態，從農業到工業，再到資訊化。同樣地，傳播科技的發展使得傳播媒介也從平面的報紙與雜誌，到電子媒體的廣播、電影、電視與網際網路等。

「新」傳播媒體的不斷出現，人們觀看戰爭的方式也跟隨著改變，也對於戰爭決策者帶來了一些衝擊。和平時期的傳播媒體被用來作為國際關係中的公共外交工具，在衝突時期則被用來作為戰爭的工具。因此，在現代型式的大眾傳播媒體出現後，在戰爭中同時扮演著兩種角色，一種是作為民眾獲取戰爭資訊的管道，另一種則是被戰爭決策者用來作為宣傳戰與心理戰的工具。

儘管大眾傳播理論的發展與戰爭有一些的關聯，如早期賀夫蘭等人的宣傳與說服等研究就是最好的代表，且現代廣告與公關等行業的興起與早期實務發展也與戰爭有著密切的關聯，但這些面向大都從傳播者(宣傳者)或民意的角度來加以檢視，比較缺乏從媒體產製與再現的面向來加以探討。真正媒體

ii 媒體與戰爭

與戰爭的相關研究一直要到越戰之後才開始。1991 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後，媒體與戰爭的相關研究則開始大量的出現，特別是隨著傳播理論典範的多元化，各種不同的研究取向如後現代主義、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學、女性主義與文化研究等，豐富了媒體與戰爭研究的視野與文獻。

在學術研究上，雖然媒體與戰爭的研究累積了數量相當龐大的西方文獻，但中文方面則仍顯得相當的缺乏，能夠提出系統觀點與分析架構來對媒體與戰爭進行研究者，仍屬於相對少數。Hallin(1997)將以往媒體與戰爭的研究歸納為三項，包括民意研究、媒體社會學研究、以及文化的研究。本書的研究比較著重於媒體社會學研究的面向，主要在檢視日益「媒介化」、「公關化」與「視覺化」的戰爭新聞產製與再現中的媒體採訪限制因素、政治菁英消息來源的框架設定、新聞採訪的例行性等。與以往研究較為不同的是，本書試圖從國際關係中的公共外交與傳播媒體關係、傳播科技的演進與戰爭報導、戰爭的公關化等多元面向，從歷史的觀點來檢視戰爭新聞產製與再現的相關議題，並且援引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學、框架理論、國際新聞的產製與流通、後現代主義等多種理論，作為分析架構。

本書在內容上共分為五篇、十章。第壹篇（第一至二章）是本書的導論，涵蓋的內容包括研究旨趣與研究問題、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國際危機與衝突階段中的媒體角色的相關文獻等；第貳篇（第三至四章）是歷史篇，著重分析不同型態戰爭中的傳播科技發展與戰爭報導，以及媒體與軍隊關係的演進；

第參篇（第五至第六章）是公關化篇，主要分析兩次波斯灣戰爭期間的媒體管理策略與具體的作為，以及戰爭決策者如何運用媒體假事件，來達到宣傳戰與心理戰的目的。第肆篇（第七至九章）是視覺化的新聞產製與再現篇，檢視在兩次波斯灣戰爭中的國際電視媒體與網際網路媒體的新聞產製，以及電視媒體再現戰爭的特色。第伍篇（第十章）是結語篇，針對本書的前幾章研究與論述做總結，以及提出一些戰爭新聞產製與再現的審思，並且針對本書的研究提出檢討與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書的完成，要感謝許多人的鼓勵與協助，首先要感謝的是我的家人，尤其是父母親與內人在寫作時間裡，對我的督促與鼓勵，然而感到特別遺憾的是父親已無法親自目睹本書的完成，但我相信他在上天會為我感到高興。其次，要感謝許多的師友與世新大學同仁的鼓勵，特別是王石番與彭懷恩兩位教授，在百忙中還抽空閱讀拙作，並給予一些鼓勵與建言。最後，非常感謝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副總編輯陳念祖先生的協助，也感謝國防大學新聞系謝奇任教授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大傳所陳威良同學的校對與編輯，使本書得以順利出版。本書倘有疏漏處，敬祈各方先進不吝指教。

胡光夏 謹識
2007年9月

目錄

自序

第壹篇 導論篇	1
第一章 綜論	3
第一節 研究旨趣與研究問題	3
第二節 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	13
第三節 本書章節架構	31
 第二章 國際危機與衝突階段中的媒體角色	 33
第一節 前言	33
第二節 相關文獻檢視	36
第三節 國際危機與衝突前的媒體角色扮演	50
第四節 國際危機與衝突中的媒體角色扮演	56
第五節 結論	66

第貳篇 歷史篇	69
第三章 不同型態戰爭中的傳播科技發展與戰爭報導	71
第一節 前言	71
第二節 相關文獻檢視	75
第三節 平面媒體時期的戰爭報導	82
第四節 廣播時期的戰爭報導	91
第五節 視覺傳播媒體時期的戰爭報導	97
第六節 結論	105
第四章 媒體與軍隊關係的演進：戰時新聞媒體管制與管理的發展	107
第一節 前言	107
第二節 開啟媒體管制先河的克里米亞戰爭	109
第三節 蓬勃戰爭報導時期	114
第四節 總體戰爭時期	121
第五節 局部戰爭時期	133
第六節 結論	149
 第參篇 「公關化」篇	 153
第五章 公關化戰爭的媒體管理策略分析：以兩次波斯灣戰爭為例	155
第一節 前言	155

第二節 相關文獻檢視	160
第三節 美軍的媒體管制與管理策略分析	175
第四節 兩次波斯灣戰爭中的媒體管制與管理作為分析	191
第五節 結論	205
第六章 波斯灣戰爭中的媒體「假事件」分析	207
第一節 前言	207
第二節 相關文獻檢視	210
第三節 科威特醫院「保溫箱嬰兒」暴行事件	225
第四節 Jessica Lynch 拯救事件	236
第五節 結論	251
 第肆篇 「視覺化」的新聞產製與再現篇	 253
第七章 國際電視媒體的戰爭新聞產製：從 CNN 到 半島電視台	255
第一節 前言	255
第二節 國際電視新聞媒體的興起與概況	259
第三節 CNN	272
第四節 半島電視台	282
第五節 結論	293
第八章 網際網路媒體的戰爭新聞產製	297
第一節 前言	297
第二節 相關文獻檢視	302
第三節 2003 年波斯灣戰爭中的網路新聞產製分析	318

第四節 網路新聞學發展的審思	334
第五節 結論	346
 第九章 電視媒體再現的戰爭新聞：以兩次波斯灣 戰爭為例	 349
第一節 前言	349
第二節 相關文獻檢視	352
第三節 電視再現波斯灣戰爭新聞的分析	362
第四節 結論	377
 第伍篇 結語篇	 379
 第十章 媒體戰爭新聞產製與再現的過去與未來	 381
第一節 戰爭新聞產製與再現的演變	382
第二節 戰爭新聞產製與再現的反思	393
第三節 本研究的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412
參考書目	415

第壹篇 導論篇

本篇共有二章，主要是從傳播學的相關研究中，整理出媒體與戰爭的研究觀點與分析架構。

第一章綜論，主要敘述本書的研究旨趣與研究問題，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以及本書的章節架構。

第二章國際危機與衝突階段中的媒體角色，主要檢視傳播媒體與國際關係的相關學術研究發展，媒體在國際關係與外交政策上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並且敘述國際危機與衝突前與中的媒體角色扮演。

第一章 綜論

第一節 研究旨趣與研究問題

一、研究背景

蘇聯革命家托洛斯基在其所著《戰爭論》一書中曾寫道：「也許你對戰爭不感興趣，但戰爭卻對你感興趣」（轉引自張巨岩，2004：1）。自從有人類社會以來，衝突與戰爭就一直籠罩著人們，儘管發生的原因紛歧，但對於人類日常生活卻有著很大的影響，而其影響性不僅是直接捲入衝突與戰爭的地區，也間接影響到其它的地區。以當今中東地區的衝突與動亂為例，不僅關係著全球石油價格的高低，也牽動日常民生用品的物價波動，以及股票金融行情的漲跌等。

依據一些西方國家的估算，從西元前 3200 年至西元 1964 年的 5,000 多年期間，全球總計大約發生 14,513 次的戰爭，而期間僅大約 329 年是屬於和平的（習賢德，1996）。美國社會科學家 Durent 與 Durent (1968) 夫婦在所著《歷史的教訓》（*The Lessons of History*）一書中也指出，戰爭是一種歷史的常數，並沒有因為人類文明和政治民主而消滅，他們推估在人類有歷史記載的 3,400 多年當中，只有 258 年左右是沒有戰爭的。從這些不同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瞭解到「戰爭就

4 媒體與戰爭

像人類的身影，隨著人類出現而誕生。」(倪樂雄，2002:264)。

歷史家 Hobsbawm(1995:22)曾表示，我們對於 20 世紀的瞭解是無法脫離戰爭的，這個世紀「是由戰爭加以註記。縱使在沒有槍砲聲時，人們也是依照著世界的戰爭來生活與思考」。

以戰止戰在 90 多年前就已破滅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孕育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就進入了冷戰時期，冷戰之後，國際間的衝突或戰爭仍不斷發生，在進入 21 世紀後，全球的反恐戰爭又如火如荼的在展開。

20 世紀前半世紀發生了人類歷史上兩次最大規模的全面戰爭(total war)¹。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大約 1,000 萬人死亡、2,000 萬人傷殘、900 萬名孤兒和 500 萬名寡婦；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傷亡人數始終無法精確的估算，然而保守的估計有 5,500 萬人喪生，其中包含 2,000 萬蘇聯人、600 萬猶太人、1,500 萬中國人(Carruthers, 2000; Dower, 1986)。

東歐共黨政權於 1980 年代末期解體後，全球進入後冷戰時期，起初被讚譽和期待為全球和平與經濟繁榮時代的來臨、以及市場資本主義和西方民主全球化的勝利(Hoge and

¹ Toffler and Toffler(1993)指出，廣義而言，全面戰爭是指在政治、經濟、與文化等方面都涉入戰爭，整個社會都投入戰爭，成為一個單一的「戰爭機器」，且模糊或完全消除了軍事目標與平民目標之間的差異，也就是任何事物都是毀壞的目標。

Rose, 2002)。然而，此一願景與許諾並沒有具體實現，世界大部份地區並沒有因全球化而受益，反而有許多的衝突仍持續存在。

後冷戰時期的衝突，最大的特色是，這些衝突大部份發生在南半球，且是在國內的不同種族間，而不是在國際間(Thussu and Freedman, 2003)。根據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SIPRI)的統計資料顯示，在 1990 年至 2001 年間，在 45 個國家所發生的主要 57 個衝突中，只有 3 個是國與國間的衝突，而在南半球的非洲就有 19 個主要的武裝衝突(轉引自 Thussu and Freedman, 2003:1)。SIPRI 統計資料顯示，國內武裝衝突死亡人數的前三名總計達到 500 萬人，其中剛果 250 萬人、蘇丹 200 萬人、安哥拉 50 萬人。儘管人類在 21 世紀已進入全球化的社會，然而這許許多多的衝突或戰爭中，能受到國際媒體關注的卻少之又少。

基本上，在現代衝突與戰爭的研究中，如果缺乏或忽略對於媒體角色的研究，將會是一個很大的缺陷。

Virilio(1989:7)曾指出，「戰爭的歷史是一種視野快速改變的歷史。」如果以麥克魯漢(McLuhan, 1964)所提出的「媒介就是訊息」，將媒介視為人的延伸，則隨著傳播媒介的演化與發展，戰爭報導所帶給我們的是符合人體的各種功能需求，分別是著重在眼睛(報紙、電視)、耳朵(廣播、電視)、腦(電腦網路)等。基本上，麥克魯漢所提出的媒介進化歷程

是從提供線性思考的印刷媒介，演進到影像流通世界的電視媒體，最後到衛星和數位網路的全球化與地球村(吳筱玫，2003)。

現代大眾傳播媒體出現前，人類主要是仰賴口語與文字來述說戰爭「故事」。現代型式的報紙出現後，才開始有專業的戰地記者來報導衝突與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般民衆依賴報紙與廣播等傳播媒介，作為獲知戰爭新聞的主要消息來源，然而卻無法直接目睹戰場的情景。而在電視和通訊衛星相繼出現後，民衆目睹戰爭的視野開始改變了。史上第一次「電視戰」是出現在越戰，但越戰的畫面並非是立即畫面，而是電視記者在當地拍攝後，再送至美國剪接處理後播放，時間間隔短則數小時，長則達數天之久。1991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則是首次透過衛星傳播，將真實戰爭畫面立即傳送至世界各地，開啓了戰爭新聞報導方式的新頁，並且是從越戰後，受到傳播學術界較為關注的一個戰爭²。

2003年第二次波斯灣戰爭則開啓了將戰爭報導進入電視現場(live)直播。戰爭的場景隨著美英聯軍部隊的推進，立即實況呈現在全球閱聽衆眼前，就如同在看一場實況轉播的球賽。與以往歷次的戰爭新聞採訪相較，從來沒有這麼多的

² 研究的學者如 Allen, O'Loughlin, Jaspersen, and Sullivan, 1994; Bennett and Paletz, 1994; Denton, 1993; Iyengar and Simon, 1993; Kaid et al., 1994; Kellner, 1992, 1995; Mowlana, Gerbner, and Schiller, 1992 等。

記者，有這麼多的管道可以採訪戰情。而一些國際與國內媒體記者均各顯神通，衝鋒陷陣的追逐新聞，彷彿在進行著另一場不分疆界的「媒體戰」。因此，「誰說，戰爭在遠方？」以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為例，世界各國的平面媒體與電子媒體幾乎都大量報導戰爭的情形，正如傳播學者 Hiebert(1995:319) 指出的，如果麥克魯漢所說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是真實的，毫無疑問的，這就是其中的一個。

1991 年與 2003 年波斯灣戰爭不僅是軍事武器高科技的戰爭，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兩次媒體戰與新聞戰。Mattelart(朱振明譯，2007:122)稱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為「傳播戰爭」、「資訊傳播技術戰爭」與「智慧武器戰爭」。2003 年波斯灣戰爭不僅延續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的各種特色，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其所創下的記錄包括：記者採訪人數與死亡人數最多、電視現場直播戰爭、網際網路大規模參與戰爭的報導等(胡光夏，2003a)。

基本上，每一種新傳播媒體的誕生，常會使得戰爭決策者開始審視傳播媒體在戰爭中的可能功用。例如，無線電廣播在第二次大戰期間被敵我雙方廣泛運用為心理戰和宣傳戰的工具。在兩次波斯灣戰爭中，傳播媒體不再只是戰爭的配角，進行戰況報導的媒介，而是已經成為戰爭的重要組成部份，因此，已經從戰爭的觀察者、記錄者與報導者的角色，轉變成為戰爭的參與者和協助者。在波斯灣戰爭中，交戰雙